

从语言学角度看“花儿”的起源时代

曹 强

摘 要:“花儿”起源时间,有原始说、《诗经》说、北朝说、唐代说、宋代说、元代说、明代说和清代说等八种。“花儿”歌词中的语言承载着“花儿”的历史,可以通过“花儿”的语言,寻绎“花儿”起源的时间。从“花儿”中积淀的方言词、逆序词、“非人称代词+们”等角度分析,“花儿”应起源于明代。

关键词:“花儿” 方言词 起源 时间

中图分类号:G12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1—2338(2014)03—0191—03

作者简介:曹强,男,文学博士,厦门大学博士后,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语言学。

对“花儿”的起源时间,学界见仁见智,有原始说、《诗经》说、北朝说、唐代说、宋代说、元代说、明代说和清代说等八种。关于此问题,柯杨^[1]、赵宗福^[2]、武宇林^[3]等先生已详细阐述,可参阅,此处不赘。赵宗福先生从人口迁徙、行政区划和语言现象等多方面展开论证,“逐一摈除不合实际的其他诸说,而只是取明代说加以确认。这种确认,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,而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据的。”^[4]同时,赵先生翻检了大量古籍和地方志书,终于找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地方官员高洪写成的《古郡行吟》:“青柳垂丝夹野塘,农夫村女锄田忙。轻便一挥芳径去,漫闻花儿断续长。”高诗中明确提到了“花儿”一词,这为“花儿”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
近年来亦有不少学人撰文质疑明代说,源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,试图将“花儿”起源时间推到更早,但其论据较少,不足以令人信服。这里,我们在赵先生论述的基础上,再从语言学角度探求“花儿”起源的时代。

“语言是历史的产物,任何一种方言都可以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语言充分的积累。语言的积累与地质学或考古学上的层次积压不同。不同时期产生的地质层或文化层,是较晚产生的积压在较早产生的上面,层次分明。而不同时代产生的语言成分都可以并存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。”^[5]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言,探求其历史层次。“花儿”语言亦不例外。“花儿”是甘青宁新等地众口传唱的民歌,方言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。“花儿”歌词中

的语言承载着“花儿”的历史,可以通过“花儿”的语言,寻绎“花儿”起源的时间。

一、从方言词语看“花儿”起源的时间

方言学者非常重视方言词汇历史层次的研究。方言词汇历史研究通过文献的考察,第一,揭示隐藏在共时平面下的方言的历时的积累过程,把平面拉成立体,让它们有层次地呈现出来。第二,考求古代某一方言的词语在今方言中的遗存,考察古今方言词汇的变迁,进而探究古今方言、现代各方言之间的联系。^[6]我们可以通过分析“花儿”词语的历史层次,探求“花儿”起源的时间。

例如,“花儿”中“谈话”一词出现频率较高,指“轻巧话;不相干的话”,追溯其源,此意最早见于明代文学作品,清代文献作品中亦大量使用。例如,《梼杌闲评》第三十四回“印月道:‘可是谈话,不在家里养病,到往乡里去,就请医生也不便。家中事虽有人管,毕竟你做个总理,他夫妻尚小,晓得个甚么事体。’”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十六回“坐下,我开口第一句,可便是这句话,他绝不肯说到报仇原由,一定的用谈话支吾;他但一支吾,我第二句便是这句话。”《粉妆楼》第十五回“母女们又谈了两句家常谈话,夫人也自下楼去了。”《儒林外史》第六回“彼此谈了两句谈话,又吃了一杯茶。”《醒世姻缘传》第三回“女儿泪眼愁眉,养娘婢女,拌唇撇嘴,大眼看小眼,说了几句谈话,空茶也拿不出一钟。”《歧路灯》第三十七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‘花儿’语言民俗研究”(09XYY007)。

回“原来夏鼎被王中打狗一句把胆输了,不敢叫门,只得说道‘只是一句淡话,改日说罢。’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回“大正月又怎么了?环兄弟小孩子家,一半点儿错了,你只教导他,说这些淡话作什么!凭他怎么去,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,就大口啐他”《冷眼观》第七回“这几句话我当时听了,也不过是句淡话。”

又如,“挂单”是“花儿”中的一个高频词,多指“到寺院投宿”之意,多见于近代文献作品。例如,《济公全传》第二百三十四回“这庙中挂单僧站堂僧好几百名,济公一看有一位黑脸膛的和尚在那里坐着,低头不语。”《李公案》第七回“李公道‘你既是云游和尚,为甚不向丛林挂单,却向客店投宿?’”《刘墉传奇》第九十一回“有这么一个和尚,一生好耍,输得旗杆也卖了,庙也典了,钟磬全无了。后来流落挂单,还是不改,好耍。”《歧路灯》第四十四回“凡钟板寺院,勿论和尚道士,游方化斋,都许到寺里挂单随堂吃饭。”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八回“不多几日,禅林里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。”《施公案》第三百七十二回“即日出庙,往各处挂单去了。”《雍正剑侠图》第二十九回“到这儿挂单吃饭的僧人,您得有衣钵戒牒和三宝,您得受过戒,脑门上得有三块疤拉,还有六块,九块,最多十二块的。”

再如,“雁落沙滩无人救,口吃了绵沙子了。我你的跟前多即溜,离你者成瓜子了。”其中“即溜”又作“唧溜”,表示“机灵”之意,见于近代汉语。《水浒传》第二二回“在此留宿却不妨,晚间只要自己即溜些。”《海上花列传》第十三回“方才见吴松桥穿着本色洋绒短衫袴,把身子扎缚得紧紧的,十分即溜,赶忙奔至帐房里。”《今古奇观》第三十三卷“幸喜小娘子即溜,侧身闪过。”《全元杂剧》:“既然如此,曹参你去军中精选二十个即溜军士。”卢全《扬州送伯龄过江》:“不唧溜钝汉,何由通姓名。”《全元散曲》:“嵯峨峰顶移家住,是个不唧溜樵父。”《岁寒堂诗话》:“至于卢全,遂有‘不唧溜钝汉’、‘七椀吃不得’之句,乃信口乱道,不足言诗也。”

再如,“花儿”中的高频词“一搭”,表示“一起,一块儿”之意。最早见于近代文献作品。例如,无名氏《朱砂担》第一折“你是个货郎儿,我也是个燃把儿的,我和你合个伙计,一搭里做买卖去。”高文秀《黑旋风双献功》:“我把两颗头都拿将来,做一搭里放着。”武汉臣《散家财天赐老生儿》:“老夫用了些小钱物,和兄弟一搭里葬埋了。”《醒世姻缘传》第七五回“要说从小儿在一搭里相处,倒也你知我见的,省的两下里打听。”第六十八回:“他寻思一窝一块的,刘姨,小爷,童老娘,奶奶,小叔叔,都一搭里同住。”类似的还有“纂纂”(女性绾于脑后的发髻、“臂膀”(帮手、助手、“望想”(希望、期待、“搭话”(交谈、“多咱”(什么时候、“烙”(烙饼、烙馍)、“撂”(扔、抛、“臊子”(切细的肉末或肉丁)等词语,都是“花儿”中的高频词,其所表示的意义,始见于近代文献作品,尤其是明代的文献作品。

二、从“花儿”中的逆序词看花儿起源的时间

所谓逆序词就是指“构词素与北京话相同,但排列顺序与北京话相反的词”^[7]。“花儿”中的逆序词较多,全面考察这些逆序词,发现其大都最早出现于元杂剧,其后在明清小说或其他作品中常见。此处撷拾两例,以见其用。例如:

(一) 煎熬:熬煎

上房里照上个灯盏来,厨房里拿上个碗来;
这两天把阿哥熬煎坏,只怕你做不下主儿。

(《青海花儿大典》)

薛平贵回朝时十八年,王宝钏要挑个菜哩;
出门(哈)在外的甯熬煎,回来说尕妹(哈)见哩
(《新疆回族传统花儿》)

“熬煎”一词,最早见于元杂剧,其后明清文学作品屡见。例如,马致远《江州司马青衫泪》:“折倒的我形似鬼,熬煎的我骨似柴。”孟汉卿《全张孔目智勘魔合罗》:“兀的不熬煎的我鬓斑白,烦恼的我心肠碎?”明代李清《柝机闲评》第十七回“心中好生烦恼,熬煎了一夜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六卷“无时无刻不在心上。熬煎不过,因到他家前后左右,访问消息,晓得平日端洁,无路可通。”《明珠缘》第三十八回“应星道‘第一无所恋,时刻怕陷入奸党,身家不保,早去一日,免受一日熬煎。’”《警世通言》第三十八卷“朝夕之间,受了多少的熬煎,或饱一顿,或缺一餐,家人都不理他了。”《隋唐演义》第八回“叔宝难道这等局量褊浅?他却是个孝子,久居旅邸,思想老母,昼夜熬煎。”《西游记》第九十二回“一别长安十数年,登山涉水苦熬煎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六回:“你这话说的却是。昨儿宝玉还说,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,怎么样做衣裳,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。”

(二) 寻找:找寻

梅良玉逃难(者)扬州城,改名(者)叫了个喜童;你说下庄子留下名,我来了悄悄儿找寻。

(《青海花儿大典》)

马七五大人是善的根,祖辈辈没吃过荤腥;
东亚上难找寻这样亲,劝你霎下上个决心。

(《新疆回族传统花儿》)

“找寻”见于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,例如《柝机闲评》第五回“孩子往外面去顽,一娘连叫他吃饭都不答应,只得自己到门外来找寻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十六卷“却是诺大所在,何处找寻?”《醒世恒言》第三十卷“原来足下受此大冤,咱家岂忍坐视!足下且请回县,在咱身上,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寻此贼,为足下报仇。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五“四下一望,多是面生之人,竟不见了小衙内踪影。欲要找寻,又被挤住了脚,行走不得。”《明珠缘》第一回“老爷不见已七日了,在何处的?院中差人四处找寻。”《封神演义》第十回“众人冷笑不止:将星是谁?哪里去找寻?”《西游记》第十一回“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,家居何处,我还未曾得去找寻哩。”

三、从“花儿”中的“们”看“花儿”起源的时间

“花儿”歌词中表示复数概念“们”，可以出现在人称代词之后，也可以出现在非人称代词之后。例如：

满天的星宿们明着呀哩，月影里下雪呀者哩；阿哥在尕妹的大门上蹲着呀哩，毡帽里焐脚嘛者哩。^[8]

马尾松犏牛们摇铃角，大门里吆不者进来，名字里叫来朵罗摇，小阿哥摇不者醒来。^[9]

除“星宿们”、“犏牛们”外，“花儿”中还有“衣裳们”、“羊们”、“牛们”、“水们”、“油们”、“树们”、“瓜们”、“菜们”、“荫凉们”、“骡子们”、“日子们”、“太阳们”、“日头们”、“金子们”、“野雀们”、“大会们”、“梅鹿们”、“云彩们”、“精神们”、“庄稼们”、“收成们”、“桃花们”等。也就是说“们”可以附在名词后面，且不限定指人，无论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，只要是多数都可用。

蒋绍愚先生在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中指出，近代汉语中名词或代词加“们”、“丁”、“每”也可以表示复数。如：

自家恁都望有前程。(晁端礼词《鹊桥仙》)

我扶你们归去。(张协状元，第41曲)

教他好看承我爹娘，料他每应不会遗忘。
(巾箱本《琵琶记》，第23出)^[10]

在元代，“每(们)”不但可以加在指人的名词后面，而且可以加在“这”、“那”的后面。吕叔湘先生指出，“这们”和“那们”意思是“这些人”、“那些人”，实际上等于“他们”：“这每取经后不肯随三藏。(董西厢)那每殷勤的请你，待对面商议？”(董西厢)^[11]

在《老乞大》、《朴通事》中有动物后面加“们”表示复数的例子，如：

这伙伴你切的草忒粗，头口们怎么吃的？
(《老乞大》)

这般时，马们分外吃得饱。(《老乞大》)

马们怎么来的迟。(《朴通事》)

两个汉子，把那骡们喂的好着。(《朴通事》)

陈治文先生举出下列指物名词后面加“每”的例句：

若论今日，索输与这驴群队。果必有政敌，这驴每怎用的？(刘时中《新水令得胜令》《代马诉冤》)

窗隔每都贴贴的飞，椅卓每都生生的走，金银钱米都消为尘垢。(钱素庵《哨遍三煞》)

门前拴着带鞍的白马来，不知怎生走了，不知去向。你写与我告子，各处桥上、角头每贴

去。(《朴通事卷下》)(角头：市场)

鹿皮热当不的，脚踏锅边待要出来，被鬼们当住出不来，就油里死了。(《朴通事卷下》)^[12]
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吕叔湘^[13]、陈治文^[14]、孙锡信^[15]等学者深入探讨了北方个别方言中表物名词复数的构形成分“们”的来源。孙锡信先生指出，在记录元代口语的《老乞大谚解》、《朴通事谚解》中就有“马们”、“头口们”的用例，如“这般时马们分外吃得饱”(《老乞大》)“这马们都拴住着。”(《老乞大》)“把马们都松了。”(《老乞大》)“两个汉子把那驴骡们喂的好着。”(《朴通事》)

莫超曾详细考察兰州及其周边方言的“们”，认为起源较早，可以追溯到元代。^[16]换言之，在非人称代词后加“们”的用法，不早于元代。

综上所述，“花儿”歌词中积淀的大量语言事实表明，“花儿”起源不早于元代，不晚于清代。以赵宗福先生寻检到的高洪之诗为参证，可以进一步确定“花儿”起源于明代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柯杨. 花儿溯源[J]. 兰州大学学报, 1981 (2).
- [2][4]赵宗福. 花儿通论[M].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1989. 53-90, 3.
- [3]武宇林. 中国花儿通论[M].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 8-14.
- [5]游汝杰. 汉语方言学教程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4. 155.
- [6]邢向东. 神木方言研究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2. 231-232.
- [7]刘勋宁. 陕北清涧话的逆序词[J]. 方言, 1989 (3).
- [8][9]王沛. 河州花儿研究[M]. 兰州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1989. 167, 181.
- [10][12]蒋绍愚.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5.
- [11][13]吕叔湘. 近代汉语指代词[M]. 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1985.
- [14]陈治文. 元代有指物名词加“每”的说法[J]. 中国语文, 1988 (1).
- [15]孙锡信. 元代指物名词后加“们”(每)的由来[J]. 中国语文, 1990 (4).
- [16]莫超. 也谈兰州及周边方言的“们”[J]. 语言科学, 2004 (6).